

本文引用: 李晓宇, 张其成. 李梴医学思想研究[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42(9): 1550-1554.

李梴医学思想研究

李晓宇¹, 张其成^{2*}

(1. 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2.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李梴为明代著名儒医, 秉持“气者生源, 心为主宰”的生命观, “胞窍为太极, 脐为根蒂”的生育观, “气机不谐, 天人相感”的疾病观, “调和阴阳, 养心为上”的治疗观与养生观。李梴认为生命由混合无间的元理元气流行天地之间而生成, 此元理元气即是太极, 为“心”, 此太极、“心”具有本体的意义。在讨论人体时, 他更侧重“气”, 认为人禀“气”而生, 疾病的发生与天地、人体之气机有关。同时, 他强调“心”的主宰作用, 认为养生除调和阴阳气机之外, 犹要以养心为要。从生命观、生育观到疾病观、治疗观及养生观, “气”与“心”始终贯穿于李梴的医学思想之中, 其理论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关键词] 气; 心; 太极; 李梴; 阴阳; 五行; 河图

[中图分类号] R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doi:10.3969/j.issn.1674-070X.2022.09.022

On the medical thoughts of LI Chan

LI Xiaoyu¹, ZHANG Qicheng^{2*}

(1.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Zhejiang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2. College of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As the famous Confucian doctor in the Ming Dynasty, LI Chan had the life view of "Qi is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eart is the master", the fertility view of "the orifice of uterus as the Tai Chi; the navel as the root", the sickness conception of "disharmony of the Qi activ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man", the treatment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view of "harmonizing Yin and Yang, cultivating the heart as the priority". LI Chan believed that life is generated by the intermixing of the Yuan Li Yuan Qi, which is the Tai Chi and the "heart" with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When discussing the human body,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Qi". He believed that people are born with Qi, an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s is related to the Qi mechanism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human body. At the same time, he emphasized the dominant role of "heart", and believed that in addition to harmonizing the Qi mechanism of Yin and Yang, health preservation should also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heart. From the life view, the fertility view to the sickness conception, the treatment view and the health preservation view, "Qi" and "heart" have always run through LI Chan's medical thoughts, and their theories are logically consistent.

[Keywords] Qi; heart; Tai Chi; LI Chan;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Hetu

李梴为明代著名医学家, 著有《医学入门》八卷。他认为“医出于儒”^[1]“学《易》而后可以言医”^[2], 其医学理论受到同时期儒学及易学影响。本文从生命

观、生育观、疾病观、治疗观及养生观 5 个方面入手, 系统整理了李梴的医学思想。李梴认为混合无间的理气流行生成万物, “理”即为“心”, 提出“太极一阴

[收稿日期] 2022-0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331)。

[第一作者] 李晓宇, 女, 博士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哲学与中国哲学。

[通信作者] * 张其成, 男,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zhangqicheng96@163.com。

阳(水—火)—万物(木—金—土)”的宇宙发生论,认为人身禀“气”而成,“心”为生命的主宰;其胚胎发育观,在徐之才逐月养胎方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以“太极—动而生阳(天—生水)—静而生阴(地—生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描述胚胎前三月的发展,此观点与其宇宙发生论契合,而脐门为胎儿发育之根蒂;以气机之不谐为疾病的根本原因,认为治疗疾病与养生的关键,一在于调和阴阳,使气机通畅,二在于养心守静、修养心性,这与他生命观中以“心”为生命之主宰的观点相呼应。

1 “气者生源,心为主宰”的生命观

李梴认为,生命由混合无间的元理元气流行天地之间而生成。“试观之心,果有画乎?果有爻乎?元理元气浑合无间而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由此造化以为之主也。”^{[1]2}元,意即初始,元理,指的就是儒学的“理”,理气无间,此即宇宙的本原,也就是“心”。李梴在《医学入门·阴鸢》曰:“吾身未受中气以生之前,则心在于天,而为五行之运用;吾身既受中气以生之后,则天在吾心而为五事之主宰。”^{[1]29}“殊不知数起于一,一即心之一念也。”^{[1]29}李梴作为明中后期的医家,受到了理学与心学的双重影响,他以混合无间的理与气共同作为初始之“元”存在,两者间没有逻辑关系上的先后区别,这种观点来自于曹端、薛瑄等对朱熹所持理气关系中理与气二者存在割裂的问题的反思^{[2]169-178}。他在《医学入门·原道统说》中引李汤卿《紺珠经》曰:“粤自混沌既判……阳之轻清者,以气而上浮为天;阴之重浊者,以形而下凝为地……五行备,万物生,三才之道著矣。”^{[1]27}李梴又言:“太极肇分而有阴阳。”^{[1]34}他认为太极即是混沌,即是元理元气混合无间的状态,是作为本体的“心”。

在宇宙发生论上,李梴继承了周敦颐的观点,但有些许不同。周敦颐认为宇宙存在“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发生过程^{[3]4-5},李梴则将《河图》中的五行生成次序与之结合,认为“水生于一,天地未分,万物未成之初,莫不先见于水,故草木子实、人虫胎卵未就,皆水也。及水聚而形质凝,阴阳备而后成物,故物之小而味苦者,火之兆也。物熟则甘,土之味也……人禀阴阳,先生二肾……是以万物非阴阳合体,则不能化生,故火曰次二。既阴阳合体,然后有春生而秋成,故次三曰木,次四曰金,水火木金,莫

不因土而成,次五曰土”^{[1]38}。李梴认为水直接生成于天地初始的混沌阶段,并以草木果实的成熟过程来解释五行的生成次序:事物在形成之前往往具有液态质的属性,液态属水;果实刚刚出现时味苦,苦在五行中对应火,所以随着阴阳二气化合具备,事物进入生成的初始阶段,此时所具备的五行是水火;阴阳合体,事物具备了初始之形就开始生长,果实经过春生而后秋成,春属木,秋属金,因此,木三金四,而果实成熟后味甘属土,对应土的成数五。李梴的宇宙发生论可表示为“太极(混沌)—阴阳(水—火)—万物(木—金—土)”这一过程。

李梴的生命论与宇宙论息息相关。首先,生命形成的源头是混合无间的元理元气,“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因此,李梴讨论人体时以“气”为重点,强调人体禀“气”而生,“盖人之所藉以生者,阴阳之气耳”^{[1]91},在此基础上,人身的气机运行模式与天地同,对此李梴有三层诠释。第一、以阴阳对应人体的结构与脏腑。“人在气交之中,身半以上,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地之分也,地气主之”^{[1]35},人身上半为天气所主属阳,下半为地气所主属阴。“心肺在上为阳,肝肾在下为阴,脾居中州,而播敷四脏,以为一身之运斡也。”^{[1]64}心肺处于上半身,属阳,肝肾处于下半身,属阴,天地阴阳二气循环流动,人体阴阳气机经过脾的斡旋进行正常运转。第二、以阴阳进行人体气血属性的划分。李梴认为“气属阳,象天左旋,血属阴,象地右旋”^{[1]64},他以此比拟天地阴阳气机的运作,认为气血的运行规律和天地之数相对应,“荣卫循环,上应天之度数,下应地之分野……气卫于外,以充皮肤;血荣于中,以营经络,周一体而无间,应漏水百刻而不违”^{[1]2-3}。第三、人体气机之运行与四时气机升降变化类同。“人之呼吸升降,放象天地……气先归脾肺,上行春夏之令……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乃浊阴为地者也。”^{[1]371}

李梴所处的时代,理学已经发展出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等不同的本体论^{[2]213-217},与李梴同时代的孙一奎,即结合理学提出了作为生命根本的太极、命门为理的学说^[4]。李梴在以生命源头为混合无间的元理元气的同时,更加侧重于“气”,并以此来诠释人体,这一做法,既有中医学气一元论的传统影响在内^[5],又符合医学作为实践学科的内逻辑。

李梴认为“心”为一身之主宰,其曰:“人之所以灵于物者,心乎神乎……其十二官之主乎。”^[116]他认为心分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血肉之心即是位于人体内的拥有实体的心,神明之心则是生命的根本。“有神明之心……生之本也……不著色象,谓有何有?谓无复存,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117]神明之心,亦有亦无,它确实存在,但又无形无迹。它不仅是人身生命的根本,也是万事万物生之根本,为世界的主宰,而“形神亦恒相同”^[117],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是不可割裂的、一体共存的。明中期,心本体论进一步发展,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大儒提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161181]的观点,李梴对神明之心的看法,显然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影响。

另外,李梴受到河图五行数的影响,提高了水火两行的地位,其认为“人禀阴阳,先生二肾”^[1138],他又云:“肾藏天一。”^[1133]“肾有两枚,左属水而右属火。”^[117]“肾为相火,游行于身。”^[11382]左肾为水脏,代表天一所生之水;右肾为火脏,为相火所寄。“凡动皆相火之为,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然人火同天也,而以为元气之贼者,人生恒动于欲。”^[11716]相火为生命存在的基础,本身并不致病,人心欲望纷乱,使相火妄动,这才是导致疾病的原因。

2 “胞窍为太极,脐为根蒂”的生育观

李梴的胚胎发育论将徐之才的胚胎发育论与自身的宇宙论进行了整合。徐之才认为“妊娠一月,名始胚……阴阳新合为胎……妊娠二月,名始膏……妊娠三月,名始胎”^[742-43]。李梴则提出“夫人之有生也,母之血室方开,父之精潮适至……而精血乘冲气自然旋转不息……成一团圆……其中自然虚成一窍……即成一月之数,窍自然凝成一粒,如露珠然。乃太极动而生阳,天一生水,谓之胚”^[11468]。他认为胚胎生成之先,父精母血相旋成一圆团,对应太极混沌的状态,圆团不断旋转运动,内中生成虚圆的空窍,在继续旋转的过程中,空窍渐渐充盈凝结,最初的圆团则不断消融,最终只余下空窍凝成的一粒,也就是最初的“胚”。李梴将此变化过程与“太极动而生阳”对应,最初形成的胚胎可视为流动的液态质,又对应于“天一生水”阶段。“二月数,此露珠变成赤色……乃太极静而生阴,地二生火。”^[11468]受孕二月,胚变为红色,红色属火,李梴将此阶段与“静而生

阴”及火之生数对应。周敦颐《太极图》中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为五行生成的后一阶段^[135],李梴则认为“即三月数……鼻与雌雄二器先就分明……斯谓之胎。乃太极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11468]。三月时已能分辨性别,胚胎进入了“胎”的阶段,对应于《太极图》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阶段被李梴置于阴阳之后、五行之前,不同于《太极图》原本顺序,他的这一改动,或许与临床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相关,这也反应出医学家融会哲学理论时,会受到医学所具有的实践性质的影响。此外,徐之才逐月养胎方仅以“始胚”“始膏”“始胎”对一月、二月、三月之胚胎进行了命名,相对于徐之才,李梴的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到八月,胚胎依次受纳五行之精,逐渐发育出身体结构。“四月……始受水精以成血脉……五月始受火精以成阴阳之气……六月始受金精以成筋……七月始受木精以成骨……八月始受土精以成皮肤。”^[11468]这一说法首见于徐之才逐月养胎方,后世医家多因循运用^[8],李梴对其理论进行了细微调整,将“五月始受火精以成其气”改为“始受火精以成阴阳之气”,这一改动与他的生命观保持一致。李梴认为“阴阳备而后成物”^[1138],又将阴阳合体、成物化生的阶段与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的阶段相对应,因此,当胚胎发育到第二个月时,已受纳了水精,再受纳火精,则阴阳得以合气,而不是简单的“成气”。李梴的胚胎发育论,可概括为“太极一动而生阳(天一生水)—静而生阴(地二生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五行(水—火—金—木—土五精)”,这一过程各阶段,显然与他的宇宙论具有对应性。

李梴对胚胎之脐门另有论述:“夫人之脐也,受生之初,父精母血相受,凝结胞胎混沌,从太极未分之时,一气分得二穴。穴中如产四穴,外通二肾,内长赤白二脉。四穴之中,分为表里,在母腹中,母呼儿呼,母吸儿吸,是一身脐蒂……一月一周,真气渐足。”^[1138]从胎儿刚刚发育开始,太极混沌之气分化出两枚穴窍,这两枚穴窍又仿佛分成了四枚穴窍,向外与两肾连通,向内生长出赤白二脉。根据“四穴之中,分为表里”及“母呼儿呼,母吸儿吸”,可以推测所谓的“如产四穴”,并不是两枚穴窍真的分化成了四枚穴窍,而是胎儿的两枚穴窍与母体有所连接与对应。胎儿受生之初,并没有发育出自身的两肾,向外

连通的两肾,应为母体两肾,而在内生长的赤白二脉,则应当是胎儿用来汲取营养的脉道。胎儿通过两枚穴窍与母体相联系,这就是生长发育的根蒂,也就是脐蒂。关于二穴究竟所指为何,李梴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李梴将二穴定位在脐门,加之“赤白二脉”的说法,可以推测二穴为脐动脉、脐静脉生长的端点。李梴通过这段论述,解释了脐门之重要性的原因,并引申出培护根本的蒸脐固蒂之法。李梴对小儿的生长发育过程也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小儿初诞之后要经过十变八蒸才能血脉筋骨牢固,逐渐学会说话、站立、行走。变蒸之说始于西晋王叔和,指的是小儿发育过程中身体会出现的变化,如发热、脉乱、汗出等^[9]。其后此说延续,《千金要方》中也可见到对变蒸的记载^[10]。李梴认为,小儿每三十二日遇一变,六十四日遇一蒸,一变生癸水,一蒸二变生壬水,三变生丁火,二蒸四变生丙火,五变生乙木,三蒸六变生甲木,七变生辛金,四蒸八变生庚金,九变生己土,五蒸十变生戊土,其后尚有三蒸^[149]。这一过程按照“水—火—木—金—土”的顺序进行,每一行又按照“阴—阳”的顺序完成。“十变五蒸者,天地之数以生成之”^[149],李梴将变蒸说与河图之数、五行之序相结合,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

李梴开创性地将太极与胚胎发育过程相结合,他的胚胎发育论为后世医家所传承。如张志聪、陈修园等均以胚胎始凝阶段为太极^[11-12],而汪昂、单南山、吴亦鼎等医家虽没有明确以胚胎始凝为太极,但均以一月之胚胎对应于“太极动而生阳”,二月之胚胎对应于“太极静而生阴”,认为三月分乾坤男女,四到八月受水、火、金、木、土精以成五行^[13-15],其对胚胎的认识与李梴一脉相承。

3 “气机不谐,天人相感”的疾病观

李梴认为人体之所以患病,最根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人体气机自身的不和谐,二是人体气机与天地之气不相和谐,这两者又互相影响。他认为,人体之气按一定的法度运转,这一运行状态受到阻碍,人就会罹患疾病,“人身之气,每日周行三百六十五骨节,以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血亦随气运行腠理,以为一身动静云为之主,所以一脉愆和,百脉皆病”^[1292]。涉及到具体疾病,李梴也多以气机不谐诠释病因,如论及鼻塞时,他认为“寒主收敛,故阳气不

通”^[1287],引起论及痞病时,他认为“痞,否也,谓气不升降也”^[1287]。气机不谐另有一种原因,即脏腑五行之气不能和谐,如脾脏患病,土气向下克乘水气,则会出现与肾脏相关的“骨髓空虚乏力,足不能履地”^[1369]的症状。

人体的气机与天地之气不相和谐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人体气机正常,天地气机异常,如五运六气学说中,天地间的太过不及之气会导致疾病的产生;二是人体气机没有顺应天地气机的变化。李梴认为“天地阴阳之气,鼓击而生春夏秋冬。冬至一阳上升,夏至一阴下降。二至则气同,二分则气异。阴阳相错,而人病由生”^[1329]。在天地阴阳之气交错相感的过程中,人容易患病,这时要格外注意饮食用药,以顺应天地之气,譬如,秋天服用柴胡汤就会泻去肝木之气,使本就受秋金所克的肝木更加虚弱,因此“秋不服柴胡”^[1329]。若人体气机本身异常,从而不能顺应天地之气,也会发展出其他疾病,如“伤寒因肾水亏损,至春木无生意,故发为温病”^[1291]。水生木,在肾水亏损的情况下,木气生发欠佳,就会导致春天发生温病。

李梴的疾病观明显受到天人感应观的影响,同时,他从气机角度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也和他认为人体禀“气”而生的生命观保持了一致。

4 “调和阴阳,养心为上”的治疗观与养生观

李梴认为,治疗疾病要选择与时令相配的药物与方法。论至四物汤时,其曰:“熟地……肺经药也,秋月宜倍用之……川芎……肝经药也,春倍用之。”^[1683]熟地黄为肺经药,因此,秋天剂量应该加倍使用;川芎为肝经药,因此,春天剂量应该加倍使用。论及治疗方法时,他认为“春月阳气尚微,秋月阳气欲敛,俱不可大汗”^[1293]。春季阳气虽升但微,秋季阳气开始收敛,都不适合用大汗的方法来驱除邪气。

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达到阴阳之气和谐、气机通畅的状态,也就是人体的健康状态。如他说:“得阴阳和而汗自出,病可已矣。”^[1368]“人或逢喜事,或天气暄和……则慧然无病矣,盖胃中元气得舒伸故也。”^[1370]人的精神舒爽,气机达通,则病症也会随之消失。

另一方面,李梴认为“保养以助药力,若专恃药而不知养性,则药亦难效”^[11]。药物效果如何,与接纳药物的人体状态也有关系,这一状态不仅指生理

状态,也包括精神修养状态。李梴这种注重精神境界,认为精神会影响人体生理的认识也体现在他的养生观当中,在《杂病用药赋》中,他感叹道“万般补养皆为伪,惟有操心是要规”^{[1]635},养生与治疗,最重要的就是操持心性、养心为上。

养心的重点在于收敛心神。李梴认为,悖于养生之道者“不能时时制御心神”^{[1]30},于是放纵欲望,伤害身体。他说:“要之血由气生,气由神全,神乎心乎,养心,莫善于寡欲。”^{[1]33}养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欲望。养心还需要守静,“精神内守,则身心凝定,而无俟于制伏之强,如今之静工也”^{[1]33}。守静与收敛可理解为同一方法的不同说法,收敛心神,精神内守能静心寡欲,而静心之时,心神也自然收敛其中。李梴认为“若不识尽天年……虽终日闭目,只是一团私意,静亦动也。若识透天年百岁之有分限节度,则事事循理,自然不贪、不躁、不妄”^{[1]33}。他认为真正的静不是终日静坐,保持身体的安静,而是理解生命与天地运行的规律,不贪念于生死,不被俗务干扰,从而达到心神的静定。

人的精神喜静,气血却喜动,因此久坐、久卧同样损害健康,李梴另外列举了几种导引方法,如运转肩胛的“开关法”,静坐后两手相叉、左右抓伸的“起脾法”,行如白鹭的“开郁法”等^{[1]33-34}。李梴重视适当活动对健康的重要性,他的养生观非是一意主静,而是动静结合的。

李梴对饮食也以“得中”为度。“饮养阳气,食养阴气,饮食无过……阴阳和调,神乃自生”^{[1]284-285},饮食适量适度,不偏于某一性味,人体的阴阳之气就能保持平和调达。总之,无论养生方法如何,其目标都是使人体阴阳气血相和谐,以达保养生命的目的。

5 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发现,李梴作为明中后期的医家,其医学理论同时受到了理学与心学的双重影响,他以“气”为生命之源,“心”则为生命的主宰,认为修养

心性有助于气机的调和,心神纵驰,气机也会受到影响。但作为医家,他最强调的依然是形而下的“气”,疾病发生的直接根源是气机之不谐,唯有气机和谐,身体才能保持健康。另一方面,李梴重视易学,多处运用河图五行之数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并将其与“太极一万物”的流行过程结合,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宇宙发生论与胚胎发育观。明代中后期,随着心学的发展,一部分医家将儒家思想融入医学,提出了新的理论思想,对人体具有了不同的认识,李梴即为其中代表。这一时代的医学理论,为中国医学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尚待进一步发掘整理。

参考文献

- [1] 李 梴.医学入门[M].何 永,韩文霞,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2] 陈 来.宋明理学[M].2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3] 周敦颐.周敦颐集[M].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
- [4] 李晓宇,张其成.孙一奎太极论探赜[J].周易研究,2021(3):83-91.
- [5] 王 琦.基于中国哲学与现代科学视域的中医学气本体论[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1):1-10.
- [6]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 光,钱 明,瞿 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7]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高文柱,沈澍农,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 [8] 徐 栋.徐之才著作考述[J].中医文献杂志,2016,34(6):37-39.
- [9] 娄 冉,张瑞峰,黄克勤.小儿“变蒸”辨误及其临床意义[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27(2):26-27.
- [10] 曾 桐,张其成.孙思邈的医易思想研究[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2(4):618-623.
- [11] 张志聪.张志聪医学全书[M].郑 林,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046.
- [12] 陈修园.医学实在易[M].林朗晖,校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4.
- [13] 汪 昂.医方集解[M].叶显纯,点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60.
- [14] 曹炳章原辑.中国医学大成·胎产指南[M].张年顺,等主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8-9.
- [15] 吴亦鼎.神灸经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412-414.

(本文编辑 李路丹)